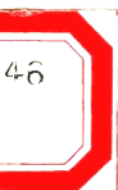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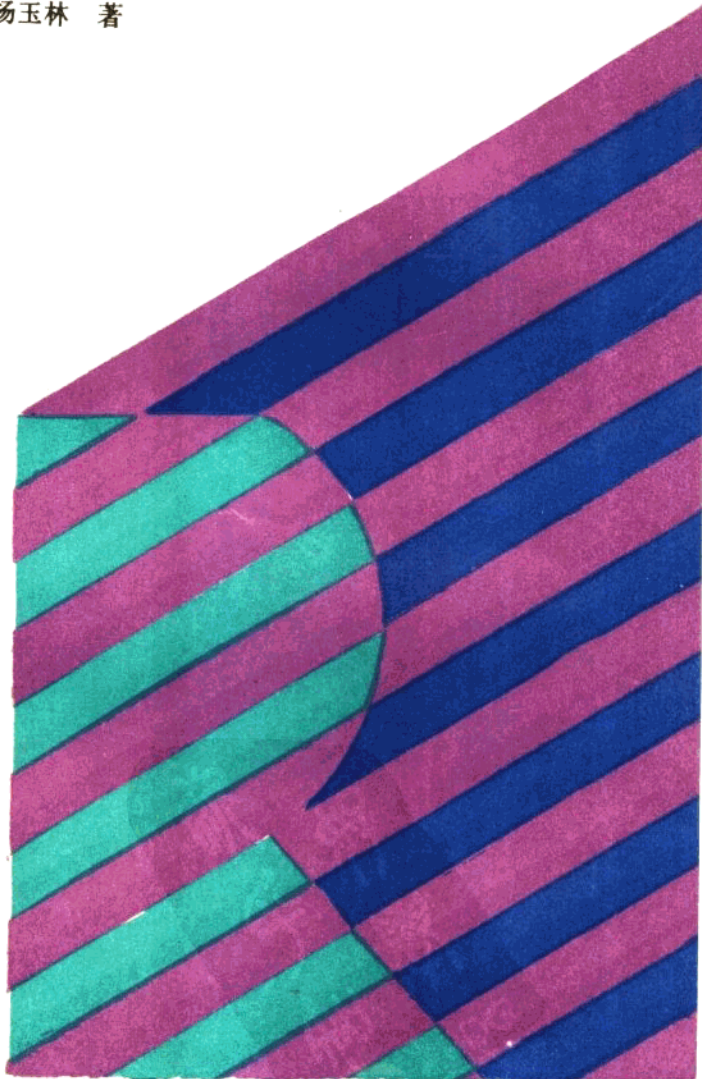


新闻写作与哲学

黄长江 杨玉林 著



青年记者文库



编 者 的 话

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生气勃勃的不寻常的历史时期。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科技在进步，经济在起飞，观念在革新，生活在变化。历史的脚步加快了，日常的节奏紧迫了，社会的信息和人们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时代的召唤，赋予人民的新闻事业的光荣的使命，也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活动舞台，尤其是给那些富有青春活力和时代敏感的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有志于献身新闻事业的广大青年，提供了可以大显身手的良好机会。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我社决定编辑出版《青年记者文库》这套丛书，把它奉献给新闻界和知识界的广大读者。这个文库将包容有关新闻理论探讨，报刊历史知识，业务研究，工作经验，名家评介，名作选读，以及更为广泛的有关文化艺术修养方面的读物。每一本书都力求内容新鲜，篇幅简短，文字轻快易读。我们希望这个文库对读者开拓思想，扩大视野，增加知识，加深写作功力和文学素养，能够有所帮助，从而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热烈欢迎新闻界和各界朋友为本文库投稿，并提出批评和建议，使这个小小的文库成长发展起来。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把握哲学与新闻学的交汇点	
——为《新闻写作与哲学》而作……………钱辛波(1)	
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	
——谈新闻本源……………(4)	
张乐平先生何时“猝死”了?	
——谈新闻本源……………(9)	
抄文件可以吗?	
——谈新闻来源……………(13)	
“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	
——谈社会存在……………(18)	
时间可以打“马虎眼”吗?	
——谈时间……………(23)	
地点不重要吗?	
——谈空间……………(27)	
无风不起浪, 有水才行船	
——谈原因……………(31)	
光说“支援”为什么不对?	
——谈内因……………(35)	
“光靠他自己能行吗?”	
——谈外因……………(41)	

到底怎样了？

——谈结果……………(45)

光有漂亮文字不行

——谈内容……………(50)

文采也重要

——谈形式……………(55)

重视典型 报道典型

——谈个别……………(59)

小地方没啥可报道吗？

——谈一般……………(62)

没什么可写吗？

——谈普遍性……………(67)

为什么一般化？

——谈特殊性……………(70)

错在哪里？

——谈相对性与绝对性……………(75)

被批评者为什么乐于接受？

——谈客观性……………(80)

这颗高产“卫星”是真的吗？

——谈可能性……………(83)

被批评者不服咋办？

——谈真理……………(88)

猴子怎么成了人？

——谈谬误……………(91)

没法采访了吗？

——谈能动性……………(95)

为什么踩高跷、走极端？	
——谈辩证观点·····	(99)
不要被表面文章所迷惑	
——谈现象·····	(104)
为什么老走极端？	
——谈片面性·····	(110)
读者为何半信半疑？	
——谈全面性·····	(114)
新闻可以顺手拈来吗？	
——谈偶然性·····	(117)
他怎么成为活财神的？	
——谈必然性·····	(121)
真是“暴发户”吗？	
——谈量变·····	(126)
坚决打破“老一套”	
——谈发展·····	(130)
“超导赛”的启示	
——再谈发展·····	(136)
有了不同意见怎么办？	
——谈调查研究·····	(140)
他为什么写不出稿子了？	
——谈实践·····	(146)
怎样才有建树？	
——谈群众路线·····	(151)
没法报道了吗？	
——谈世界可以认识·····	(155)

小記者為什麼告倒了大法官？

——談要敢於面對現實……………(159)

新聞報道可以做到“純客觀”嗎？

——談主體因素……………(164)

把握哲学与新闻学的交汇点

——为《新闻写作与哲学》而作

钱辛波

新闻是人们每天所接触到的，而新闻学至今仍在窘境中挣扎，“新闻无学”的幽灵在长期徘徊。

哲学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几千年来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对象、方法、特点与功能，今天哲学家们仍在讨论“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什么”。

哲学与新闻学这一对“难兄难弟”若是携起手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读者或许可以从《哲学与新闻写作》中略见一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哲学的观点来分析新闻写作中一系列问题，试图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解决的办法。

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新闻的定义出发，哲学与新闻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哲学在此沉思了两千多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却好像回答得很干脆。大千世界的普遍运动、发展、变化，这既是哲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新闻取之不尽、万古长新的源泉。照此推断，哲学与新闻只要把握住各自观察世界的基点，似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从事具体工作了。

可惜，历史却不尽人意。自称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也许会让主观唯意志论弥漫了灵魂；以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新闻媒介，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只要回顾一下“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翻翻当时的报纸，真正的哲学为之叹息，真正的新闻为之哭泣，难道不是吗？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会出现哲学上的“第一提琴”。不幸的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落后于世界文明后，并未出现哲学上的“第一提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获得一次大解放。这时新闻如异军突起，报纸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宣告了哲学的解放。无论是哲学，还是新闻，都令人刮目相看。在那激动人心的年代，哲学与新闻找到了最恰当、最默契的交汇点，这种哲学与新闻相结合的力量，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第一提琴”的作用。哲学史为此值得写上一页，新闻史为此更该大书特书。当哲学与新闻真正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时，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也才可能有真正的新闻。

作为哲学与新闻的最佳交汇点，“真理标准讨论”已逾十年。十年反思，十年积累，现在，恐怕是到了真正从“学”的意义上考察哲学与新闻关系的时候了。

尽管哲学与新闻的区别很大。然而，对于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这个变化万千的社会，哲学与新闻首先是一种反映，更重要的是一种解释。那么，哲学解释与新闻解释的联系何在？

哲学解释从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运用已有的概念体系，通过归纳，演绎等方式，阐明对象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在这种阐述中，形成了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研究对象获得了相应的概念，从而获得了新的哲学意义。哲学解释以对象自身为根据，其解释是最真实的。因为真正彻底的解释需要说明对象发生、发展的最终原因，即说明对象的合理性。这种最终原因只能存在于对象自身之中，而最合理的东西是以自身为依据的东西。新闻解释尽管也是从实际出发，但新闻解释并没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它需要借助于哲学。因此，新闻解释隐含了哲学解释，哲学解释是新闻解释的基础。

这一番话有几分思辩色彩，不过，缺乏理性思维的进步，任何发展都可能流于肤浅。新近崛起的中青年记者说得好，“新闻作品不是光要有宣传、解释和鼓动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担起社会思辩和社会认识的功能。”面对采访对象，要以理性的目光去综合和透视，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思维层次去驾驭事实。”可见，哲学解释伴随新闻的发展显示出它的独特作用，1987年出现的不少深度报道，有人称之为“亚哲学的思辩”。果真如此，那么新闻记者的哲人气味和新闻作品的思辩程度，就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闻曾长期被片面的“紧跟形势”搞的不堪重负，因而新闻需要有一点高层次的思考。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看起来，经典作家已经将理论思维提高到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上来了，对一门科学来说也是如此。新闻学深情地呼唤着真正的哲学，毕竟，不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年代了；毕竟，不是“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了，那个以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统治新闻写作的时代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而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新闻写作时代已经开始。

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

——谈新闻本源

新闻报道是客观社会实践的反映，社会实践又反过来检验着新闻报道。切实尊重和正确反映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使新闻报道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是辩证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的一个严肃的命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客观社会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不应成为问题的。但回顾几十年中我们的整个新闻宣传和广大新闻工作者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却有着令人痛心的纪录。曾几何时：

- “语录新闻”铺天盖地；
- “高产卫星”胡吹上天；
- “莺歌燕舞”颂声盈耳；
- “清华园大辩论”泡制出笼；

.....

这一切，难道反映了当时社会实践的真实吗？

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人们从恶梦中醒来，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新闻报道离客观社会实践是那么远，是那样地愚弄着人们，是那樣的缺乏生命力。人们对那些祸国殃民的“阴谋新闻”、主观主

义的“长官意志新闻”、盲目追“风”逐“浪”的“胡套乱套新闻”，深恶痛绝。

痛定思痛。人们热切盼望新闻报道离客观社会实践近些再近些，尤其要正确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要在根本上再发生左右摇摆了。吸取过去的惨痛教训，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使我们获得这样的深刻认识：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本源观，就要认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客观社会实践出发，使新闻报道站立在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惟如此，我们的新闻报道才能获得不尽的源泉，才能成为社会历史的真实纪录，从而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那么，怎样使我们的新闻报道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呢？

第一，要正确处理主观愿望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坚持使自己的观念与社会实践的客观进程相符合。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谁不希望高上再高，好上加好呢？但是，我们不少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愿望过于理想化了，远远超出社会实践所能达到的程度。主观愿望脱离客观社会实践最典型的要首推大跃进时期的新闻报道。那时，人们希望“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步迈进共产主义”，根据这种主观愿望对社会实践中的客观事实肆意胡夸，什么钢铁卫星上天，什么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一篇比一篇荒谬。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凭当时仅有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就是犯了主观愿望超越现实可能的错误。新闻的本源是客观事实，那些新闻报道却不是看客观事实究竟怎样，而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想象为什么样子就把所谓的

新闻事实胡夸杜撰为什么样子，哪里有点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呢。实践是最权威的。实践的无情检验使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新闻报道暴露出其荒谬绝伦的原形。我们不能再重蹈这样的覆辙了。无论传播一种思想、观点、宣传一个口号、提法，都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要坚持看它不符合社会实践，即是说要看它是否从社会实践中来，社会实践需不需要它，它对社会实践有无意义。一定要使我们的思想观念，要使新闻报道中的口号、提法建立在客观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使二者相符合。新闻的本源是社会实践中的客观事实，而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混淆的。

第二，要正确处理经典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坚持到社会实践中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我们的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是穷尽了真理，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经典理论的真理性也是要由实践来检验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理论，搞生搬硬套，主观地让社会实践去印证领袖们的理论观点和种种设想，忽视了社会实践本身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又创造了怎样的新理论。结果把经典理论放到了新闻本源的位置，客观社会实践的各种事实反倒成了某个结论的例证成了第二性的东西。这就造成我们的不少新闻报道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缺乏深厚的社会实践根源，不能真实地反映亿万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使本来应该永葆青春的新闻报道蒙上了过于浓重的灰色调，缺乏生机和活力。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就

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客观社会实践的关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但不把经典理论当作教条和框框去衡量砍削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实践；而是应当把立足点放到研究客观的社会实践上来，弄清我们的国情，把握各方面的关系，紧紧跟上社会实践的进程，从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这样，我们的新闻报道就具有社会实践的深厚基础了。立足于客观社会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地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第三，要正确处理领导人言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坚持到社会实践中去开拓新闻报道的新路子。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言论一般地说具有权威性。他们的言论往往指明一个时期的报道思想，或表明对某些问题的正确观点，这些有利于减少新闻报道的盲目性。但领导人的言论也是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来之于实践；宣传领导人的反映了社会实践的正确言论与坚持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是一致的。归根到底还是“实践第一”。因此，还是要扑下身子投身社会实践，到实践中去了解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断开拓出新闻报道的新领域、新题材。这样，路子也会广阔得多。

第四，要正确处理形势需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坚持在对社会实践的深刻认识中把握形势。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形势下，需要相应内容的新闻报道。过去搞“政治冲击一切”，“事实为政治服务”，只要是“政治需要”，可以任意对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进行歪曲和颠倒。十年内乱中污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是“走资派”、“民主派”；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

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报纸上却发表所谓清华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辩论的新闻，就是登峰造极的典型。这种恶劣风气给党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种风气在十年动乱之后十余年中，已经有了改变。但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当出现某种形势苗头时，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变戏法地把什么事儿都往这种形势上靠，什么成绩都往这种形势上记，什么报道的主题、角度都往这种形势上扭，这样也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报道社会实践的实际情况。未来形势如何，是由客观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只有在全面深刻认识客观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把握和反映出某种形势来。如果先主观认定形势怎样怎样，然后对客观实践中的事实根据“形势需要”去改变它，那就会在新闻本源上发生了混乱。

总之，一切有出息的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观点，才能找到新闻报道的不尽的源泉和正确的创作道路。让我们在社会实践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去获取一个又一个丰收吧。

张乐平先生何时“猝死”了？

——谈新闻本源

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先生好端端安居家中，某省一家卫生小报却突然报道他在看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电视转播时，因兴奋过度，“不幸猝死”。这条惊人的消息刊出后，招致关心张乐平先生的人们纷纷来函来电，甚至叩门探问究竟。有的小朋友听了呜呜大哭，伤心地说：“老三毛张爷爷死了，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他画的‘三毛’了！”他的家属还收到广东小朋友寄来的慰问信。年逾古稀的张乐平先生看了哭笑不得，幽默地说：“这个老头子亲眼看到‘小三毛’为我的‘死’伤心，真比吃了暖锅还温暖。”他给小朋友回信说，

“你们舍不得我，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事后，华君武问张老：“写这篇奇文的作者有没有见过？”张老感慨地说：

“何曾见过！此公在北京道听途说，一挥而就，害得我在上海为他的大作料理后事，‘客里空’真正害煞人！”（据《新闻记者》）

张乐平先生“不幸猝死”的“新闻”，纯属于虚乌有。从这件奇文中可以看到，有那么一些记者、通讯员，写新闻何止于添枝加叶，合理想象，简直是无中生有，凭空杜撰。象前面说的那位卫生记者，竟然能把活人写“死”，听到

“马路消息”就端上报纸耸人听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新闻从哪里来？写新闻是凭借事实，还是主观臆造的其它东西？用哲学观点来说，即：新闻的本源是什么？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写作和编辑中，都要力求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在阶级社会里，新闻是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但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我们说，新闻要为政治服务，就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服务。但不是搞“事实为政治服务”，不允许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或片面强调这样“性”那样“性”，而不顾客观实际，把事实当作泥人捏来捏去，同一件事，今天说是白的，明天又说是黑的。

分析我们报纸上的一些失实报道，无不与离开新闻本源有关。有的是因采访不深入，浮光掠影，粗枝大叶，把许多具体事实搞错了；有的是一些话说得太满太绝，偏离了实际情况；有的是混淆了新闻与文学的界限，把新闻写成了“神话故事”、“幻想小说”；有的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强扭角度，造成事实“转轨变型”，不再是原样子；更有一些报道，是由于作者为迎合个别领导和贪图名利，而胡编乱造的。离开本源，新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新闻报道中就会添加一些主观唯心的成份，就不客观了，不客观就不准确，不真实。

坚持唯物主义的新闻本源观，是个原则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要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写真事，讲真话，宣传真理，是新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衡量报纸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报刊贯彻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我们搞新闻工作的同志，应当具有坚强的党性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坚持从新闻本源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报道，猫就是猫，虎就是虎，一点不能含糊。事实是客观的，也是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记者的使命是客观地、忠实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新闻事实，决不能搞“无米之炊”。离开事实硬写什么新闻，搞什么报道，必然掉进唯心主义泥坑，遗害无穷。

那么，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怎样才能坚持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呢？我们认为，首先是要端正思想路线，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世界观不正确，什么都谈不上。此外，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要真正弄懂弄通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这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是：现实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这是区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深刻理解了哲学基本问题，对新闻本源就可以融会贯通，从而增强尊重客观实际，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自觉性。比如，懂得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就明白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事实决定报道，报道只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从事新闻报道时，就会在深入采访，挖掘事实上下功夫，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写报道。又如，懂得现实世界